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六六四號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怕「團結」不住中農兜「好幹部」圈子
平魯群運拋棄貧僱農
工作團組長聯席會議上觀點仍不明確

（新華社綏蒙六日電）平魯土地改革工作團日前召開第一次組長聯席會議，檢查出半月來的工作，有三個錯誤：第一、怕團結不了中農，因此工作開始就沒有首先發動貧僱農，以貧僱農爲骨幹，再去團結中農。而是一開始即以「貧僱中農大團結」相號召，沒有形成堅強的領導骨幹，使運動軟弱無力。特別是團城寺工作組，開始即召開貧僱中農大會，宣傳「告農民書」，選舉代表機關。這時貧僱農還未形成力量，還沒有成爲運動的領導骨幹，代表雖然選出來了，仍是軟弱的。（編者按：不止是軟弱，而且有很大的危險性。）代表中夾雜着「能說會道」的一些舊人物，領導權被這些人操縱了，使工作仍然在過去少數人的圈子內打轉轉。第二、沒有堅決踢開舊幹部圈子，還在領導上認爲「好的」幹部中轉來轉去，而經過這些「好的」幹部找來的貧僱農，仍然是這些「好的」幹部的一夥，眞正好的羣衆（編者按：應該是貧僱農）還是未起來。選舉的代表，並不能眞正代表貧僱農利益。西水界行政村即是領導上給工作同志佈置指定，到那個村找上誰，再叫誰給找「好人」，結果選出來的人還是不行，又是能夠接近我們的「能說會道」的、一些愛佔便宜的舊「幹部」佔多數。第三、是採取了過去工作團包辦代替的錯誤作法。這一現象在各小組普遍存在着，工作中表現放不開手，不敢依靠羣衆，結果羣衆還是不能眞正起來。在檢討出這些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後，大家認爲這樣做的原因：一是階級路綫不明確；二是忙於代表會的選舉等。（編者按：這還不是原因，而且只從路綫不明確及選舉忙來檢討是極不澈底的，爲什麼不從工作團人員的成份、思想、立場上檢查？）因此，沒有踢開舊幹部圈子，不堅決發動貧僱農，使其形成運動的領導骨幹，而採取了怕團結不到中農的中貧僱農平行並列的路綫。會上決定：（一）認眞劃清階級界綫，堅決發動與組織貧僱農，使貧僱農成爲運動中的骨幹與指揮官。（二）堅決踢開舊「幹部」圈子，在工作團到的村子，舊的壞幹部一律撤職，中貧農出身的幹部，一律解職，聽候羣衆審查。如有好的貧僱農幹部能給羣衆辦事的，羣衆願意選舉的，仍可選舉爲代表。（三）堅決擺開舊的一套工作方法與過去工作團作風，將大權交給貧僱農大會或農民大會，（編者按：應指以貧僱農爲骨幹的農民大會。）工作團站在幫助（編者按：應該是參加貧僱農活動與鬥爭。）和給貧僱農及代表會撐腰的地位。（四）堅決依靠羣衆，相信羣衆，大膽放手的發動羣衆自己起來幹。（編者按：這裏所指的羣衆，應當更明確指貧僱農。）（趙新民）

五分區部隊檢查運動中
貧僱農戰士當了家
清洗了壞人，戰士階級覺悟提高

（本報訊）五分區部隊經三個半月來的初步檢查運動，清除了壞份子，打擊了壞思想，湧現出大批的貧僱農出身的積極份子起來管理部隊。某團保衛幹事劉聚吉，家庭是破產地主，他反對羣衆清算他的地主惡霸親屬，罵黨、向黨罷工，對土地改革極端不滿，經團民主大會撤消其職務，並永不准做保衛工作，留黨查看半年（劉聚吉是個保衛幹部，受黨多年教育，仍堅持地主立場，反黨反對土地改革，黨內絕不容許這樣的份子存在，我們提議該部重新處理——編者）。××支隊生產供給部門，隱藏了五個逃避清算的敵僞份子及地主惡霸，參謀處也有兩個，已被逮捕和清洗。戰士階級覺悟提高了，對於個別打罵戰士的幹部，也敢於批評和討論處分。某團機砲連長劉松清，剛反省了軍閥主義，又把上士高斌打出血來，當即禁閉，反省後，黨內給予當衆警告，行政上記大過，並在全連軍人大會上承認錯誤。戰士們問他能否認眞改過，然後才同意對他的處分。其他單位，也有的幹部因犯嚴重的軍閥主義，經戰士提議，組織上批准，撤了職。開展民主運動後，部隊對敵鬥爭情緒，也極爲高漲，某團各連都要求出擊；某營積極摧毀僞政權，支持左雲敵後和邊緣區的土改鬥爭；某大隊出沒豐鎭、大同敵後，迭有斬獲。

目前部隊中，湧現了大批貧僱農出身的積極份子，他們參加了政工組、經委會的領導，並在各種工作中，起着骨幹作用。各連的經委會，已做到名符其實，管理本部門的經濟，清算本單位和私人的家務。不少幹部自覺交出不正當的家務：某支隊政指弓富萬，交出從前貪污的糧票；分區通訊連政指傅維城，交出私人生產的四兩金子。貪污腐化嚴重的，則由羣衆討論，加以撤職或逮捕：一分直事務長張斷圖貪污糧票四千餘斤、草票一萬餘斤，經委會已將其檢舉，現正審訊中。

綏蒙軍區司令部改造支部後
對地主思想展開清算
階級異己份子王作義交軍法處審判

（新華社綏蒙訊）綏蒙軍區司令部機關改造了走地主路綫的支部後，又經十多天激烈的鬥爭，於十一月二十日在軍直反地主思想的排以上全體幹部大會上，將破壞土改之階級異己份子王作義，開除黨籍、軍籍，送交軍法處審判。王某係一科參謀，現年二十四歲，平魯二區向陽堡人，地主出身，他家以放斗債、錢債剝削起家。王某於三八年混進我平魯動委會游擊隊，入伍後一貫表現動搖怕死。在環境惡劣時，私自脫離部隊，跑回家去。第二年動委會要他歸隊，他爲逃避，便在村公所內補了個空名字。至四零年「晉西事變」後，又被三次歸到我六支隊，適逢敵到我南山數次侵擾，王某在平魯張小米，與敵作戰中乘隊偷跑回家，後被抓回當了油房會計（後改任一支隊印刷員）。四五年到參謀處工作。後王某欺騙上級及組織，爲了使上級看得起，能當官（他認爲當官的都是黨員），於四二年七月混進黨內，一貫有意識地隱瞞成份，把地主成份報爲貧農，後又改爲中農。對組織及同志中常哭窮的說：「我家很窮，沒吃沒穿，欠人家的債無法還。……」並要求政治部寫公函對他家進行了優待。他個人利用參謀的崗位，私自給縣政府寫信，叫政府對他家優待。致政府向他家徵收公糧，他即叫喚家中無法生活。向組織上要求給他家些糧票頂替公糧，未得允許，他即不滿意的說：『組織上不關心我。』之後私自向司務長吳健民（壞份子已處理）手中竊去糧票一百斤（原擬「借」五百斤未遂）送回家去頂公糧。羣衆清算了他家一頭毛驢後，他便哭窮，向公家騙了一匹馬（後來聽到羣衆的反映才又收回）。去冬他村退伍軍人李二根算走他家一頭毛驢，他就懷恨在心。今春羣衆清算去他家青苗地十五垧、牛一條，他更加不滿，私給向陽堡土地改革工作組寫信，要將他家被算出的青苗地和牛退還他家。七月間部隊中學習軍區土地改革訓令時，便討論到他的問題，當時對其包庇地主家庭，反對土地改革，始終不承認，後因作戰關係未行解決，直到九月間，大家又對他的地主立場與思想展開鬥爭。一支部擴大會議後，他說：「我過去所做的工作壞嗎？」「我眞想不到我的家被清算。」他堅持地主立場，死不放下武器，說他的家庭是勤勞得來的，他父親過去的剝削是合理的。他又說：「在這個大會上體驗到誰是幫助我，誰是打擊我。」這次學習，本來洪杰同志對他最尖銳，他非常憤恨，他們爭吵上質問時，他卻說洪杰同志對他幫助大，並以封建感情爭取階級觀點模糊的同志來反對貧僱農。支部改造樹立了以貧僱農爲骨幹的領導後，在支部召開的擴大會議中，大家才揭發了這一階級異己份子的一切陰險毒辣手段，與罪惡，重新展開鬥爭，一致通過了開除黨籍、軍籍，並交羣衆處理。接着對包庇異己份子王作義的劉孝義等又展開了鬥爭，從此貧僱農逐漸抬起了頭，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的軍直排以上幹部大會上，始澈底分清界綫，對地主思想展開了猛烈的鬥爭。（鄧斌、燕毅）

五寨葛家村農民大會上
解散舊民兵組織新民兵
建立貧僱農領導骨幹

（五寨訊）舊僞行政村自農會臨委會成立接收村公所工作後，即宣佈解散舊有民兵，重新組織以貧僱農爲骨幹的民兵。十一月二十一日晚，葛家自然村召開全村農民大會，規定條件（受苦人出身，辦事實心，鬥爭地主堅決，聽羣衆吩咐）討論組織新民兵。會上，貧僱農劉根子、曹九圍，下中農李二娃等十三人自動報名參加。大家先討論劉根子、曹九圍這幾個貧僱農，羣衆說：「那再不能合適了，是咱老百姓的民兵！」對下中農李二娃等，羣衆也說：「合適的，辦事都實心！」但討論到中農郭德明時，貧農張三小提出意見：「你鬥爭地主不堅決，很少參加，參加也不作聲！」石喜科也說：「你逛鬧會還游游蕩蕩，不高興些不來，你還能當民兵？」討論到郭保明，羣衆也不同意，曹九圍說：「保明子當過僞閭長，鬥爭地主還說調和話，向地主那邊邊，不合適！」張二六說：「當過僞閭長，壓迫老百姓慣了，想怎就怎，要是當老百姓的民兵，那可不合適！」結果通過十一個新民兵（七個貧僱農、兩個中農、兩個下中農）。羣衆並指定僱農劉根子當民兵分隊長，負責領導。（吳）

保德三區各村
翻身農民爭相參戰
保衛鬥爭果實！

（本報訊）土地改革後的保德三區翻身農民踴躍參戰，保衛鬥爭果實。當參戰消息傳到區選農民代表大會上，代表中的民兵，紛紛要求參戰，去年曾到忻縣參戰的裴家莊代表楊寅再（保農），高興的跳起說：「走呀，參加戰鬥隊去！打倒蔣閻傅，保衛鬥爭果實。」新莊代表秦七家流、抓樓溝代表張五十二等十餘人，立即回家收拾東西，準備出發。參戰消息傳到各村後，各村民兵爭着報名，抓樓溝民兵會議上，貧農張七十三要參戰去，大家以他年齡小（十八歲），沒有身架，沒讓他去。新翻身農民王車，腿有點拐，他報名後，大家說：「你做地方工作可以，參戰不行。」也沒讓他去。抓樓溝雷家峁民兵韓四孩，因馱炭沒有能參加民兵會，他託楊起蓮代他報名。全村計劃去五人，自動報名的有九人。潘家塌民兵崔丑孩，怕誤了參戰，白布沒有染就裝成棉襖，但他來後名額已經夠了，他要求替下別人他去，但誰也不肯把自己替下，他只好等待下次了。參戰民兵家中的困難，得到適當的解決，劉家坡張仁定家裏有三垧黑豆沒有收割，羣衆幫他收割回來。小角韓候閣走後，家裏只留下婆姨，羣衆討論幫助他家馱炭、切草等。臨出發前，各村羣衆紛紛慰勞。全區名額××人，超過三人。十一月十七日，他們揹着步槍、手榴彈威武地出發了。（戈）

臨縣車趕農代大會上
三個舊幹部代表被撤消
杜善云包庇舊幹部代表資格亦被取消

（臨縣訊）七區車趕行政村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開全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首先各村代表分組審查，結果在全行政村一百〇七名代表中審掉四人，內有舊幹部三人，堯子坡自衛隊長崔殿士（中農），過去搵女人，還連下一條人命（編者按：人命案子原稿未寫出來，應該搞清楚。）是個猾頭鬼，綽號叫「一肚心」，大家不用他當代表。另一個王家山副村長王善鎬，過去是貧農，現翻爲中農，去年在趙家塔私自種了富農趙五蛮的二畝坪地，沒有徵公糧。趙海潤又提出：「我那年窮的沒吃的，把我的幾件衣服當到富農趙五蛮家吃了二斗米，前年我贖回來，王善鎬去年說贖的不合適，叫我馬上退了一斗米一斗麥子。」王善鎬去年在復興山集中貸糧時包庇地主。破產地主劉恩紅吃了一斗貸糧，張安民、劉全則等五個貧農也吃了一斗貸糧，他不集中劉恩紅的，卻要馬上集中這五人的，因這五人一時沒有糧，他就扣到村公所坐了禁閉。全體代表說不要他當代表，連他的副村長也撤職了。杜家溝能說會道的農會幹事趙長喜（中農）去年訂富農張書田的成份時，因他和張書田的兒媳婦通姦，他不讓羣衆劃成富農。這次會上審查時，杜家溝代表杜善云還包庇趙長喜的毛病，說他工作「積極」，但其他村都了解趙的毛病，堅決不要他當代表，並把包庇趙長喜的杜善云也取消了代表資格。在審查完後，接着即選舉代表會主席，研究發動羣衆門爭地主的辦法。（秦克昌）

羊群裏不能混進狼來
偏關南堡子農代會
檢查各村工作純潔內部

（偏關訊）南堡子行政村繼貧僱農大會後，於上月二十日舉行全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到代表四十四人，大家首以門爭地主堅決、受剝削最厲害、大公無私、有事和羣衆商量爲條件，分組進行代表審查，雙寨代表貧農楊三僱農杜喜，他倆過去因怕當兵，曾把自己手指鍘了，杜喜當民兵分隊長時，還經常細隔羣衆，和舊幹部郭田（富農）、楊闌（富農）結合在一起，壓迫羣衆，所以大家取消了他們代表資格。大非窩貧農宮潤月，因他與父何富是富農，有人提出怕他走漏消息，不准他當代表，經其他代表介紹他和他父關係是刀割水清後，大家才放心，准他留會當代表。又有人提出雙寨代表僱工背明過去有偷人毛病，大莊窩代表立即反對說：「他給老財們動彈，餓的沒辦法才偷一點，有吃有穿誰還偷人！」一致通過仍叫他作代表。審查完畢，各代表彙報工作，這一時期各村農民對地主實行控制，將企圖逃跑的地主富農全部扣起。又南堡子地主王稱，利用貧農楊福來給他割了八斤羊肉，和他夥吃，被少先隊查獲沒收，富農賀二大滿半夜吃油糕粉菜，也被少先隊查住。地角峁、下井坪的兒童，追查出地主埋藏的布疋。現各村組織起兒童團、少先隊，幫助大人們站崗放哨，監視地主。大家認爲兒童是大人的好幫手，要好好組織領導。

其次，對工作沒搞好的村子，提出批評，下井坪村在訂成份中，把富農劉紅、劉來仁、鄭和訂成中農，並且把僞人員來二滿吸收進貧僱團組織，衆人馬上批評這村貧僱農還沒有發動起來形成領導骨幹，讓壞人鑽了空子，泉兒上代表劉二說：「這是羊群裏混進狼來啦，可危險哩！」下井坪代表當即接受大家意見，劉二樹說：「這是我們沒負起責任來，回去要好好工作。」討論到門爭地主時，各代表說起地主們的罪惡來，越說越起火，紛紛吐訴苦水，馬寬說：「我老子給地主當長工，受的病下地主還說裝的哩，後法子強撐的又動彈了四天，躺在炕上了，向人家地主弄點麵，人家說：「病人是吃病的，還吃麵哩！」就因借不下麵，我老子氣死了，如今我和他們非門爭到底不可！」僱工代表王喜栓說：「我十二歲上給地主張永忠攬工，割地，趕不上大人，地主就希嫌把往死打我，如今要叫回他兒張鳴來（壞幹部，已撤職），我一定打他個灰！」女代表王梅女說：「我兄弟（王六）賣給富農王六廝，怎也要不下錢，直把我兄弟氣死，這次門他，我一定要來報仇！」一致認爲只有澈底消滅地主，窮人才能翻身。關於門爭步驟，大家意見是首先行政村聯合門爭，打垮地主威風，再各村回各村門，一邊門一邊接收財產。大會最後民主選出僱工馬寬等十三人組成行政村農民聯合會，領導全村進行門爭。又選出貧農李三等九人出席區農民代表會議。新任各委員一致表示，回去要查清成份，分開羊狼，向地主門爭。（南堡子工作組）

（又訊）南堡子自然村貧農團在純潔組織中，把混進來的中農和有狗腿味道的人清除出會。中農張梅本是會說花道的「拍子」「猾頭」，混入貧農團，表面上裝的積極，門爭壞幹部張來付（中農）時，他發言最兇，會後又向張某送人情說：「門爭你，是別人要門，我是沒辦法[illegible]門哩！」這次[illegible]開除出去了。中農王金喜、王恩科，故意拾高別人成份。好多貧僱農看不過，說：「他們又不是貧僱農，心不公道，根本不能參加咱的貧農團！」僱工高二海因和賀家富農有男女關係，僱農李二小去年曾包庇過惡霸地主王鶴，所以也不讓參加，大家說：「這些人雖是貧僱農，但不可靠，等以後轉變了再說。」（南堡子工作組）

寧武頭馬營貧苦兒童
整頓少先隊門倒小惡霸

（寧武訊）寧二區頭馬營的貧苦兒童，整頓少先隊組織，門爭小惡霸「打斷街」高保元和地主兒子陳雙喜。高保元在日寇統治時期，藉上他哥當特務的勢力，勾結上在炮台當差的日僞走狗郭卡喜，隨意欺壓貧苦兒童。如他裝成日寇，帶上日本洋狗，強迫兒童們裝成八路軍向他投降，誰不幹就「嘟」起洋狗咬誰，好多兒童的母親去央求他也不行，一次，貧農兒童大貴拴因不替他當日本兵出操，被他在街上吊了一後晌。小貴拴會被他打的口鼻流過血。大貴拴的媽都換了他的巴掌，陳介恆被他拿棍子打的把木棍都打斷，全村貧苦兒童沒有不被他打過的，見了他就嚇的哭叫躲藏。這次少先隊整頓組織時，兒童們控訴他的罪惡行爲，一致通過清洗他出少先隊。接着又門爭了惡霸地主陳海金（僞村長）之兒陳雙喜，他是學校中的一個小惡霸，強用兒童們的文具，強迫兒童上學時給他帶乾糧和零食，貧苦兒童帶不起，他就藉故打罵。因有發生不能上學他也要提住打。這次也被兒童們門倒了。（蔚然）

桑灣行政村先拿部份果實
解決貧僱農冬衣困難
婦女們把惡霸婆姨的好衣服剝下給窮人穿上

（興縣訊）桑灣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決定提前以門爭果實中一部份衣服鋪被，解決貧苦農民冬衣困難，九個委員分頭下鄉，一面發動羣衆門爭地主，一面就解決冬衣問題。偎頭村貧農白根駒的母親穿的破單褲子，連門也出不了，貧僱農會上討論，給她解決了一條棉褲。王家塬貧農劉奴兒老夫妻兩口（是從黑峪口來討吃住下的），沒鋪沒蓋，老婆穿的還是露肉的單褲子。給他分了大白氈和一張棉被、一條棉褲。赤貧光身漢白懷治，六十三歲了，十來年沒蓋過被子，即分給了一張被子，老漢高興得一夜沒睡覺。桑灣村婦女們開會討論解決棉衣，下中農牛大的婆姨說：「咱窮人家穿得稀巴爛，地主老財老婆常笑咱們窮婆姨是斷根樣子！」年大的婆姨說：「人家連話也不和咱說，見了就厭得昧昧的，今天把她叫來，把她的衣服剝下，把咱的爛單衣給她穿上！」婦女們都同意，就把惡霸老婆叫來，白玉山婆姨把她的新棉襖剝下，將黑留婆姨那件又爛又髒的夾襖子給她換上，婦女們並到她家翻出兩大包衣服，大家很高興：「咱們窮人有穿的了。」（馮得周）

讀者的呼籲！

八分區野戰醫院齊彥甫
應受革命紀律制裁
任新軍二縱隊四團衛生隊長期間
使九十餘傷病員受到不應有的犧牲

（本報訊）本報於十一月十一日發表八分區野戰醫院一所所長齊彥甫使傷員受到不應有的痛苦和犧牲的消息後，新華社晉西南分社，又接到蒲縣縣委寄來曹劻同志揭發齊彥甫罪惡的來信。茲將原信發表如下：

編輯同志：

我看到十一月十一日報紙二版發表了駐八分區野戰第三醫院一所所長齊彥甫罪惡深重通訊後，覺得這個十足的反革命份子，是應當受到革命紀律的制裁的。在一所民主大會將要召開之際，我對齊彥甫的罪惡有如下補充：（一）齊某視傷病員生命如草芥。還在一九四〇年，齊即充任新軍二縱隊四團衛生隊長，因他工作不負責任，受其無謂犧牲的傷病員，四〇年冬至四一年春，即有戰士七十餘名、幹部二十餘人。其中在我腦筋中還能記起的即有四團四連上士朱炳勳，因患病住衛生隊，有一天發生情況，即被轉移到山上，後來沒有情況，即忘了往回接。六七日後，經病員上山打柴，發現朱同志屍體已被狼狗飛鳥吃的不像樣子。又二連戰士×××（我忘了名字）因患寒病，身上發熱不能睡覺，半夜去隊部找他，他不但不給治療，且因打擾了他的睡覺，喚使看護員（他用爲勤務員）用棍子打了一頓，天明看時，已死在隊部門口。五連一戰士，百團大戰負了傷，他自己不經查，一個新看護不懂得給換了個石炭酸捻子，傷口受檢了刺激而犧牲了。其他因照護不好，管理不嚴，受到不應有的犧牲，尚屬甚多。（二）對犧牲同志沒有很好負責掩埋，致使屍體露天，被狼狗啄食。那時衛生隊駐紮西溫家溝，狼狗成羣，方圓幾十里村莊狗都集中在溫家溝。同時發犧牲同志的洋財，犧牲同志如有水筆、手錶、好的衣裳，即私吞自肥。（三）那時傷病員多，看護員少，幾十個傷病員，七八個看護員，照護不過來。但他自己即將兩個看護員用爲勤務員。那時患痢疾的很多，有些防痢針不給看護患疾者打，他沒病，卻經常打。那時醫藥很困難，我們的同志尚不夠用，但他爲了吃好飯，得點報酬，經常給駐地地主富農看病。（四）在齊某罪惡的「領導」下，傷病員不但醫藥上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就是一般生活上也得不到應有的調養，喝不上水、吃生飯，是經常事。看護打罵傷病員也是家常便飯。因爲這樣，傷病員好多寧願在老鄉家養病，也不願去衛生隊。甚至有好多受傷者送衛生隊時，痛哭流涕，衛生隊還得很好的做一番政治工作。那時一般人給齊彥甫一個綽號爲「閻王殿」。以上數點，僅僅是我在新軍二縱隊四團全團排以上幹部門爭齊彥甫會上記憶的一點（那時我也在四團），還都是齊某當場承認過的。那時同志們對他提的意見很多，很尖銳，有的提議槍斃他，但未經上級採納，祇給撤職處分。

讀者　曹劻

保德下流磧行政村
經審查選出農會臨委會
原村公所已宣佈解散

（保德訊）二區下流磧行政村，崇林、薛塔、南溝等十一個自然村，於上月廿三日選舉農會臨時委員會。先由貧僱農於會前一天，醞釀好委員的條件，即進行審查候選人。醞釀提的候選人八十六（人名），在郭家灣門爭明泰子，不服從主席，庇護地主，大家取消了他的候選資格。郭家灣提出姜二奴，有人說：「二奴太老實，怕辦不了事。」衆人立即反對說：「專要選老實的人，他不會上地主的當，能看起窮人，辦公事銀錢就會了。」趙巨子是崔家灣提出的，薛塔貧農賈孩尖銳的批評：「你替你外父（岳父）隱藏東西，人家農會來尋了四回才給完。」憑這一條就沒有候選人的資格。」崇林村提發兒子、紅樹爲候選人，羣衆紛紛提出他們的問題。貧農賈孩說：「從前政府叫紅樹去參軍，頭一回假裝病了，二回砍柴去跳了土崖，三回借鍘草的機會鍘了手指頭。窮人要保護窮人的政府，像紅樹這種思想，怎麼能當農會委員？」到會貧僱農齊聲答「不能」。發兒子和地主侯國子是拜識，便說侯國子沒有底財，還對薛塔惡子家婆姨說「你不要怕，我回去動員我們農會的人，保定替你下了富農的帽子」，他當場認了錯誤。經過全體貧僱農對每個候選人的嚴格審查，原提的十九個人中，審查掉六個。第二天，參加選舉的中貧農男女一百七十九人。再次審查了已提出的十三個候選人。除對下中農補雙子提了些意見外，餘皆表決通過。又選出根國子、張具才、徐二虎子等五人爲全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常委。十三個委員中，貧僱農佔了絕對優勢（貧僱農十一名，內有青委一名、婦委一名）。羣衆在選出自己領導機關後，一致要求馬上解散地主富農掌握的村公所，並將富農村長、富農中隊長一一交回本村羣衆處理（地主縣議員劉書訢已被羣衆拉回處理）。（賀秋茂）

來函更正

編輯同志：

四號二版清洗任庸齋稿內有幾處錯誤：（一）任是「沁源縣」人，不是「沁縣」。（二）任有「四」個兄弟，不是「五」個。（三）在太原高等法院檢察處當「書記官」，不是「推事官」。（四）反對扣押李的「孫子」，不是「孩子」。（五）行署所委「幾」期司法訓練班，不是「八」字。特告請查閱更正爲荷。

晉綏邊區高等法院　十二月六日

華中南綫我發動攻勢
掃清海安栟茶綫蔣匪
殲敵三千餘人繳砲二十餘門

（新華社華東前綫六日電）解放軍於華中南綫發動攻勢，一舉掃清海安以東至栟茶全綫蔣匪。戰鬥始於上月三十日夜，至本月三日中午勝利結束，解放軍攻克海栟綫上戰略要地李堡、栟茶、角斜、丁家所等據點，殲蔣匪整編二十一師一四六旅四三七團（缺兩個連）、師部山砲連、一四五旅四三二團一個連及大批蔣記官員與「還鄉團」等。據初步清查，計斃傷俘敵三千餘人（非武裝土雜未計在內），繳獲山砲、迫擊砲、六零砲等共二十餘門，輕重機槍八十餘挺，汽車三輛，其他武器、彈藥、軍用品甚多。按李堡為蘇中東部大門，去年自衛戰初期，解放軍七戰七捷中之李堡戰役，即一舉殲敵兩個整旅（整二十一師之新七旅及四九師之一零五旅）九千餘人，今年四月解放軍再克李堡栟茶等地，殲敵四十九師等兩千八百餘人，此為第三次解放。

（新華社華東六日電）蘇中九分區地武為配合解放軍對海（安）栟（茶）綫攻勢，於上月三十日夜向掘（港）馬（塘）綫展開破擊戰，連克馬塘、湖橋間三里墩、喻家港、蔡家港等封鎖碉堡，俘敵二十五名，繳機槍三挺、步槍二十支，將蔣匪工事全毀。

海栟綫戰役中
數十萬農民熱烈支前

（新華社華東前綫六日電）蘇中東台、台北、濱海（後二地為新設縣）三縣數十萬翻身農民，熱烈支援海（安）栟（茶）綫戰役，僅湧入戰勤之民工，即達四萬餘人。後方婦女老幼，忙於舂米、磨粮、做軍鞋，盛況空前，僅三倉區，七天內即共舂粮五十萬斤。李堡附近農民亦紛紛自動參加扭運工作，邊緣區群眾更日夜爭趕反攻鞋，並自動護送至中心區。海栟綫北側及東台、海安等邊緣區群眾，於戰事發生前，即提做反攻鞋，供應前綫。

我大反攻威脅敵心臟
蔣匪已感致命危懼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南京訊：蔣匪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於三日招待記者時，已正式證實蔣匪國防部長白崇禧已在九江設立司令部，指揮對華中人民解放軍作戰。白匪係於上月二十四日由南京赴九江，本月四日，白匪由九江飛漢口，有所佈置。據天津益世報消息：設於九江之蔣匪華中司令部，係匪首蔣介石在上月中舉行之華中六省「聯防清剿會議」上提出者，因蔣匪對人民解放軍在大反攻威脅其心臟，已感致命的危懼。綜合天津民國日報及益世報南京專電：上月十四日，蔣介石在「國務會議」上說：「「國軍」（指蔣匪）現在戰略，在華北、東北，僅圖控制北（平）奉（瀋陽）、平綏兩綫路，將集中兵力消滅華中「共匪」（指人民解放軍）」，並白晝做夢，說將於今冬消滅劉伯承部人民解放軍。益世報引某蔣匪軍事權威透露：蔣匪對人民解放軍在長江以北的戰略展開，極為驚慌說：「劉匪現已據有大別山區，如今冬以前不予『殲滅』，容其生根，則湘鄂皖贛心臟地區以及大江南北，備受威脅，實為心腹大患。」彼並承認蔣匪在華中慘敗稱：「「劉匪」戰役中，地方團隊犧牲甚多，尤以豫皖蘇三省為甚，以豫省為例，其主力六個保安團損折殆盡。」蔣匪行政院長張羣則於上月十一日告蔣匪華中六省主席稱：「非戰區防衛工作，實較戰區綏增更為重要」，說明渠對蔣賊所謂今冬消滅劉部解放軍的大牛皮，喪失信心，而強調長江以南防禦之重要性。所謂華中六省聯防會議，除決定「加強」地方反動民團外，蔣匪的唯一方法，是讓白崇禧在九江設立統一指揮部。但上述會議中，即有人指出這是重床加屋，於事無濟，說「設立指揮部」為與武漢行轅衝突」。但日暮途窮之蔣賊，仍堅持設立，並以此作為聊以自欺欺人的「軍事新措施」。

我軍在麻城西南宋埠
殲敵二千活捉偽縣長
豫南光山縣城為我光復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六日電）人民解放軍三日於麻城西南五十里之宋埠，全部殲滅匪偽保安隊兩個大隊、八個中隊共兩千餘人。上月二十七日我收復麻城後，該敵由偽縣長率領，竄守宋埠。三日，我向宋埠發動總攻，兩小時即全部殲滅該敵，麻城偽縣長被活捉，並繳獲汽車兩輛。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六日電）遲到消息：上月二十七日，我某部在光山以西張胡店給敵整十師痛擊後，盤據光山之蔣匪保安團及整十師一部，於二十八日棄城向西逃竄，該城即為我光復。

使保田參軍成為經常任務
遼北實行預備兵制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遼北省普遍實行預備兵制，使保田參軍成為經常的任務。洮南縣黑水區貧僱農經日前公審惡霸地主後，千餘人紛紛自動報名參加預備兵，現經審查合格者已有二百多人。洮安保民區在貧僱農慶祝翻身大會上，表揚了該區參軍農民吳寶珠前綫立功的光榮事蹟，吳曾在四平戰鬥中炸毀敵人強固碉堡門，使一連敵人放下武器，被選為特等戰鬥英雄，當場即有一百十六人報名參加預備兵，鎮賚縣東坪區兩天內亦有四十餘人報名，他們每個人都掛着「光榮翻身」預備兵的袖章，編成班排，參加集訓。

蔣匪是中國農民死敵
仇視土地改革，殘酷鎮壓人民，恢復地主罪惡統治。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據蔣匪報紙消息披露，代表中國反動封建地主利益的賣國賊蔣匪當局，對解放區農民正義的土地改革，持以極端仇視態度，在蔣佔區中，則用一切殘酷辦法，鎮壓人民，恢復地主對於土地的佔有和對於人民的罪惡統治。蔣匪軍隊所到之處，公開提出「打倒翻身的，地主豪紳抬頭」。蔣匪「綏靖區政務委員會」明令成立之各地「綏靖區鄉鎮地權調處委員會」，到處協助反動地主惡霸，強行奪回農民所獲土地，並對翻身農民即行殺戮。蔣匪去年十月十六日所公佈之所謂「綏靖區施政綱領」及蔣匪地政署今年一月間所公佈之「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則成為這些罪惡行為的合法根據，該兩反動文件皆明文規定「土地所有權」仍歸地主。蔣匪北平行轅復於十一月廿九日再次明令公佈，「收復區（指蔣佔區）農地是自耕農的發還，非自耕地亦發還地主」。蔣匪是中國農民死敵的反動面目，已赤裸裸暴露出來。蔣匪江蘇、河南等省當局皆有此類似反動佈告。在蔣匪統治區中，農民在高額地租和重重苛雜雙重壓榨下，生活痛苦不堪，即蔣匪所一向空言欺騙的「二五減租」，也早已為事實所揭破。據滬報載：去年年底，江蘇崇明縣內曾發生過國民黨軍隊武裝鎮壓農民要求「二五減租」的事件，崇明自日寇統治為國民黨統治代替後，農民生活不但未見絲毫改善，地租交納量反變本加厲，地主結合當地縣當局組成之「收租處」，以各種殘酷辦法，強制農民繳租，當地有一農民知識份子名盛無畏者，即根據國民黨中央早已頒佈但從來不實行的「二五減租」法令及該縣國民黨政府及縣黨部關於「二五」減租之佈告，向農民闡述「二五」減租之意義，此事為當地國民黨當局獲悉，即令該地駐軍輜重營第一連，將盛拘捕，該連連長任必烈事後並發表通告稱，這還是從輕發落，如果不是當地農民為盛集體請求的話，將對盛施以更重之刑罰云。

蔣匪出賣農業主權
淪中國為美帝原料供應地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據天津益世報載：蔣匪依照其美國主子「原料中國」農業侵略計劃所擬定之「三十七年度中美農業技術合作計劃方案」，已於十一月十一日為蔣匪行政院例會所通過。該案先於十月二日經蔣匪「全國經濟委員會」通過。該案內容無所不包，從農業推廣、農業經濟研究、桐油研究、水產研究直到農業教育及土地測量，皆允由美國人員與技術控制，事實上，是將中國農業主權全部出賣於美帝國主義，淪中國為受美國奴役的原料供應地。該方案規定美國飛機可在中國領土上自由進行「土地測量」，美國「農業專家」將大批進入中國。蔣匪農林部長政治乞丐左舜生於其對記者談話時，公開承認此項方案為「造成與美方交換意見之結果」。

蔣匪對漲風異常驚慌
宣佈瘋狂鎮壓物價
各方顯示此舉必將歸於失敗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綜合消息：蔣幣驚人貶值及物價再度狂漲，已使蔣匪政府對之較以往各次漲風更為驚慌。蔣介石已親自指揮實施包括「管制金融」與「管制物價」的所謂「經濟緊急措施」，除各官方行局已停止放款及限制各城市間匯兌外，並決定於滬、津、漢、穗（廣州）四地設立有廣泛權力之「金融管理局」，及「檢查」「檢舉」各「金融機關」之「金融管理局」，及實行日用必需品配給制度，出動經濟警察，搜查市場等。蔣匪將此種對物價鎮壓的重要性，視為「僅次於對中共之軍事作戰」（美聯社）。上述措施，自上月二十八日已在滬開始實行。但各方顯示，新措施將如以往無數次之管制物價一樣，必歸於失敗。該措施實行後，上海物價並未因此而跌落，據美聯、合眾社南京四日電引經濟觀察家之評論稱：此種「制止囤積居奇」及管制金融之措施，「因與每一中國「四大家族」銀行後面強大之官方勢力利益相違」，而將收不到什麼效果。親蔣之大公報於上月八日之社論中，在論蔣政府管制物價之企圖時，亦不得不承認：「自抗戰迄今十年來，蔣匪政府之任何管制物價辦法，均告失敗，而且 [illegible]」[illegible] 引未證實之消息稱：蔣匪行政院長張羣因經濟情況惡化，可能向蔣介石提出辭職。

陝甘寧收復區勞動人民
公審奸偽沒收其財產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陝甘寧邊區收復區廣大勞動人民，紛起訴苦復仇，公審奸偽，沒收其財產，分給貧苦群眾。延川縣六萬群眾分別公審敵偽正副縣長蔣麥恆、常雲天、王錫侯等巨逆，會上，被害群眾紛紛控訴王逆親自帶領蔣匪，屢至該縣永坪等地搶掠姦淫及捕殺我十三個幹部的罪行，被害家屬哭喊着討索其丈夫兒子的性命，被害的游擊隊員狄顯明之妻和兩個孤兒，悲痛訴苦，舉起拌子痛打王逆，全場激怒，一致決將王逆等當眾正法。米脂銀城市成立復仇救災委員會，領導市民沒收奸逆財產，分給遭受蔣災的貧民，該城六百餘婦女參加復仇大會，情緒激昂，敵佔期間引敵姦污婦女的投敵份子高錦台，亦經公審處決。曾充當敵偽檢查員迫害良家婦女的馮光華、杜淑娃等女附敵份子，當眾認錯賠罪，始獲釋放。該縣民權區五鄉農民揭發附敵惡霸地主賀萬山、賀倫九等逆罪惡後，遂將其全部財產沒收，分給東鄉二百十二戶貧僱農。環縣城內農民將投敵地主車 [illegible] 地全部收回，並沒收其所有財產土地，分予貧苦農民。[illegible]

豫鄂陝我軍
釋放第二批蔣俘百餘

（新華社豫鄂陝前綫三日電）豫鄂陝戰場被俘蔣軍軍官第二批一百一十六人，已於一日釋放，其中有蔣軍整十五師、整三師 [illegible] 聯務分，有團附、營長 [illegible] 群眾打落鑼鼓歡送，勸 [illegible]，情景動人。許多蔣俘 [illegible] 按第一批蔣俘軍官七十二名，係於十一月十八日釋放。

更正

本報 [illegible]

蔣管區拾零

[illegible]

法總工會罷委會
再次號召擴大罷工

（綜合報導）法國工人階級兩百餘萬人的大罷工鬥爭，日益深入。三日，總工會全國罷工委員會發表公報，對法國罷工運動的發展表示滿意。罷委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和它對於日益擴大的工人運動之明顯的懼怕，使警察採取了恐怖行動而愈來愈反動了。」罷委會宣稱，它「準備担負起由現在局勢所產生的一切責任」，並對舒曼當局各種破壞罷工及侵犯新聞自由、利用官方報紙散佈謠言等「窮兇極惡」的行為，提出抗議。公報宣佈罷委會中央決定組織罷工後援委員會，集中可用的物資，作合理分配，以進一步開展聲援罷工者的運動。罷委會強調稱：「罷委會中央比往日更加確信工人力量之強大，爭取麵包與自由的鉅大鬥爭，結果一定勝利。」罷委會重視全國政府僱員聯盟執委會舉行總罷工的決議，認為是團結的表示。罷委會再次號召擴大法國的罷工。」

巴黎罷工委員會對舒曼以警察強力接收巴黎各動力站以及破壞罷工的反動措施，提出猛烈抗議，巴黎罷委會宣稱：「這些動力站的工人，百分之九十都已以秘密投票方式表示他們願意罷工的心意」。

全國店員工會三日向其二十五萬會員（糧食業除外）發出命令，要求於五日舉行罷工。

由於反對警察的干涉破壞法國，各地罷工工人與警察時起衝突。雷諾工廠工人兩千餘與警察衝突結果，使後者三名受傷，工人亦傷一名。類似的衝突，亦發生在馬賽、德莫格、布隆格等地。據勇軍報訪問三日報導：警察在諾爾及加萊兩省，企圖將罷工礦工自礦井中逐出，武裝的軍警約萬人，並附坦克裝甲車等二十五輛，向礦區罷工工人糾察隊進攻，但是在工人堅決抵抗下，軍警僅只佔領了經理部門而未能打破警戒礦場的罷工糾察隊之抵抗。與一切官方謠言相反，據報稱：諾爾與加萊兩省十三萬四千礦工中，僅有一千人走入礦井工作。

法工人階級英勇鬥爭
獲各國工人同情聲援

（各方訊）法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繼續得到其他國家工人的同情聲援。二日羅馬尼亞總工會致電法國總工會，宣佈羅馬尼亞勞動人民對於法國工人階級在反對為資本主義和美英帝國主義服務的法國反動勢力和政府的鬥爭中，表示休戚相關之意。又因法國海員罷工而被阻滯於波蘭多港內的美國自由輪胡爾號、克利號海員，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聲明他們和法國海員罷工團結一致，聲明稱：「我們美國工人如法國人民一樣，正為反對我國以及世界的塔虎脫—哈特萊法案，並為反對物價的不斷高漲而鬥爭。我們支援你們反對帝國主義新馬歇爾計劃的英勇鬥爭（按美國海員此種聲援已屬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八日美國商船亨利·考斯丁號美國水手對馬賽罷工工人，即曾表示同樣的支援）。」

二屆聯合國大會閉幕
蘇聯贏得一連串
——政治與道義上的勝利——

（綜合報導）於九月十六日開始的第二屆聯合國大會，歷時兩個半月，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宣告閉幕。本屆聯大「成了民主合作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之間原則性鬥爭的決鬥場」（塔斯社）。在整個會議中，蘇聯與新民主國家的代表，為了保衛和平安全與民主，會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揭發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的醜惡面貌，取得了一系列政治與道義上的勝利。這表現在反對佛朗哥政權和拒絕接受愛、葡這樣反民主國家之加入聯合國，堅持大國的一致原則，尤其表現在為本屆聯大最大成就的揭露和反對美英等國的戰爭宣傳和戰爭販子上。另一方面，會議也澈底暴露了美國反動派及其附和者英、法、阿根廷及蔣賊代表惡毒的詭計。美英利用多數的操縱，雖通過了若干非法議案，如設立巴爾幹特別委員會，朝鮮臨時委員會及大會臨時委員會等，但這只是暴露了它們背叛聯合國憲章破壞國際合作與絞死別國主權的陰謀，使它們在道義上政治上遭到慘敗。美國在本屆聯大上的中心陰謀，是要廢除大國一致原則，從而變聯合國機構為其反對民主勢力和推行擴張與稱霸世界的工具，但是帝國主義集團甚至沒有達到在大會上討論這一問題，而非法的「臨時委員會」既為蘇聯等國所拒絕參加，就不能作出任何約束性的決定，因此美國反動派一面歌頌自己破壞憲章的「成就」，一面卻埋怨「憲章中所規定的強固否決權，不能以任何多數來廢除」（紐約時報一日評論），這就是為什麼杜勒斯要公開表示背叛雅爾塔、波茨坦協定的原因。真理報外交觀察家在評本屆聯大時力稱：「這次會議，對於那些企圖變聯合國為其統治世界工具的國家，並沒有帶來勝利，卻帶來了失望，它幫助揭發了和平與民主的敵人。」並着重指出：「蘇聯在大會上贏得了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勝利，並且顯現為和平與民主的堅決維護者。」觀察家揭發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危險傾向已變得更為明顯，並警告美國說：「會議已向美國反動派顯示他們不能夠毀滅聯合國機構，會議也向他們顯示了一切民主力量的團結及在為和平而鬥爭中的毅力和堅決，無疑的，將使和平和民主的敵人的一切計劃和打算歸於無效」。

在平等互惠基礎上
蘇芬簽訂商務條約

（莫斯科訊）蘇聯對外貿易部與芬蘭貿易代表團最近談判結果，已於一日在莫斯科簽訂商務條約。雙方同意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大力發展並加強兩國貿易關係。兩國並於同時簽訂換貨協定，規定一九四八年之換貨種類數量以及一九四九年若干貨物之交換。蘇聯已同意芬蘭要求，予以糧食、飼料、金屬、肥料及其他貨物，而由芬蘭以木材、建築材料、纖維、紙張等與之交換。

本報發行簡章

（二）凡由本社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個月報費。

（三）[illegible]由本社按月撥出發[illegible]三個

（一）總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學校、部隊、工廠、商店等均可統籌向本社直接訂閱，惟須先付足報費。

[illegible]人證明 （三）[illegible]羣眾、農[illegible]

程老漢聽了「告農民書」

王哲民

程衆善老漢聽了「告農民書」後，到處去討論，他把徹底平分土地的四條原則都背熟了。他說：「這可是個大事情！」後來全村羣眾選他為農民代表，他更高興的逢人就講解「告農民書」。他喜歡的說：「這才是咱們受苦人的世道了。」

程老漢今年五十三歲，五十三歲就苦難了五十三年。父親攬工四十多年，一直到六十歲死了，丟下母親兄弟不能勞動。寡母領着他們揀柴、拾糞、挖苦菜，打短（販飯沒工資），常年在飢寒風雨中過着忍飢受凍的苦難日月。

九歲上衆善就開始給本村地主程清士鋤地（只賺飯吃），懸狠的地主嫌他人小力薄，在他脊背上放些土塊，使他彎下腰的深鋤，稍微伸腰滑落了土塊，地主就狠狠的打他。小嫩的衆善，他怎能支持了呢。腰痛的實在不行了，展腰土塊就掉下來；如此，他不知一天挨過多少打。有年正是暑伏天氣，衆善隨上大人受了一天苦，收工時地主叫他扭兩個大飯罐，他扭不動，急的哭起來。地主走來迎面兩個耳光，打的他口鼻出血，昏倒在地。當他醒過來後，很難過的跑回自己家裏去了。地主聽說後，追到衆善家，哥哥不能給[illegible]，實他家裏有[illegible]，無奈何中，[illegible]自己的親弟[illegible]，來消解地主[illegible]。哥哥仍然引[illegible]主家受。衆[illegible]手裏了，正當午[illegible]當空，程清士偏要衆善扭上兩大罐熱騰騰的飯給地裏送。衆善吃力的扭上飯，走着想着，心裏實在氣不過。忽然迎面跑來兩隻大狼，不是路旁大人轟打，衆善是不會有現在的。

衆善一年一年的大起來，又給另一家地主程學魁攬工。村裏唱戲，大家都是穿紅戴綠的去看戲，只有衆善還得趕着牛到地裏去放。地主家吃油調豆麵，卻獨給他吃高粱麵。一天傍晚，他從地裏回來，氣還沒有喘過來，地主就大叫起來：「牲口都沒衣草呢？快割去。」衆善只得又去割草。因為村子附近沒草，他還跑到東崙嶺一帶去割，[illegible]天黑了，[illegible]跑到半路，一想：[illegible]回去，地主不饒，又沒有[illegible]黑了，他又硬着頭皮偷偷跑回去，將草捎回來。從此他再不敢到東崙嶺一帶去割草了，可是二次到倘村界去割草時，又遭薛家地主罵了一頓。

衆善受不下這種氣了，和地主吵了一架便回自己家去。可是家裏活不下呀！為了肚子，他又得到[illegible]村外打短工。天下的地主一樣毒，他受的氣更多了，各式各樣的地主都嘗到了。

兩年以前，他曾聽人說八路軍對窮人好，只是自己沒見過八路軍。盼望有一天能見到八路軍。去年五月十八（舊曆），他從地裏回來，忽然聽到街上槍聲亂響，接着他又聽到「捉活的！捉活的！」隔壁鄰居喊：「頑固孫子跑了，八路軍來了。」他偷偷爬在門縫看，看見八路軍一隊一隊的走過。馬上有許多人看着他，也除伍發發過了大半天，他看了大半天。

從此他的心就變了，一來幹部的，但始終，他怕村裏最近聽到「不敢接近農民」。直到他才完全變了。後來人就講「告農民書」，雖然還是穿着破單衣，但是一樣有勁他都不跑，跑，最近開着風寒，他忙個不休，衆代表又聯合村代表會議，爭委員。

寫於朔縣西河底村

在貧雇農會上

常可均

夜裏，月光特別皎潔，劉家曲村的四周都是靜悄悄地。只有李振泰的窯洞裏聚着二十多個貧僱農男女互相審查成份。大家先吵吵了幾個條件，作為審查的標準：一、貧僱農。二、鬥爭地主堅決，立場站的穩。三、斷事大公無私。

孟長彥老漢首先說：「衆人先審查我吧！我十歲上爹就死了，留下我和長兄在一搭，因以後便沒有辦法，[illegible]

[illegible]都是共產黨毛主席幫助咱窮人翻身的結果。」[illegible]年青後生白爾兒聽到他[illegible]

讀者服務

介紹蔣賊出賣給美帝的軍事基地

本月五日一版刊載的中共中央發言人評論中，指出蔣介石匪幫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的有八個軍事基地、[illegible]三軍基地網：海、[illegible]有不少同志來信詢問這些基地是那些地方。茲就我們所知，[illegible]如下：

[illegible]

副刊